



父母在,不隐身

□ 余平

父母在,可以远游,但不可以隐身,这应该是基本的孝道

我在一家金融公司工作。这段日子公司业务很多,我也异常忙碌,有时候连工作餐都顾不得吃了。辛苦苦上了五天班,只有双休日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。

我的交际非常广泛。微信朋友圈里的朋友邀请我一起去钓鱼,我推脱不掉只好硬着头皮去。QQ群里的网友搞见面会,碍于面子我也要去露个脸。老同学、老同事的电话经常在双休日响起,他们的饭局、酒局我不得不去捧场,花钱不说,常年喝酒让我患上了萎缩性胃炎,最近又得了胆囊炎。这样的双休我疲于应酬,感觉很累,索性关闭手机,拔掉了家里座机的电话线和网线。我想在家享受清静,当几天城市里的“隐身族”。

本以为可以这样安安静静过一个轻松的双休日,可到了周日下午四点,沉浸在书香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。我连忙去开门,站在门外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。母亲一见到我就埋怨说:“这两天你是怎么回事啊?手机关了机,座机也打不通,QQ又不在线,真把我和你爸急得团团转。”看得出母亲脸上写满了焦虑,父亲在一旁打着圆场,他对母亲说:“我说没有事吧,这么大的人了,会出什么事呢。我不让你来,你

非要来看一眼才放心……”听了这些话我才知道,自己在双休日隐身让父母担心了好久,他们从城北不辞辛苦坐车两个多小时到了城南,就是为了看我一眼,确认我没有事,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

看母亲还在擦着额头的汗水,看父亲白的头发在窗前的阳光下分外刺眼,已经成家的我还让父母如此操心,我感到十分愧疚。自己只想着舒舒服服过一个双休日却忽略了亲人的感受,可以料想他们打不通我电话时会如何心急火燎,这一路赶来如何忐忑不安,我真是太自私了。

于是,我暗下决心,只要父母在,以后我再不会对父母隐身,我得始终在父母的“视线”之内,不但能让父母放心,我自己也安心。试想想,父母年纪都大了,要是夜里起床摔倒了,或是突然生病了,要找我时我却隐身了,他们会是多么绝望,万一出了意外,我会多么自责。

古人说:“父母在,不远游,游必有方。”父母牵肠挂肚于远游的子女,日思夜盼,一旦有事,古人没电话没飞机,哪里去找子女。所以古代做子女的信守一条原则:老父老母若是健在,要在父母跟前尽心侍奉,活动范围不出百里。现代通讯发达,电话、QQ、微信可以让父母对我们随喊随应,飞机、高铁、私家车等交通工具也能让父母对我们随叫随到。但有一点,不管时代如何发展,不管科技如何进步,做子女的责任都没有变,父母在,可以远游,但不可以隐身,这应该是基本的孝道。

根据今年的高考语文考试,作者执笔写了一篇高考作文,不知道与中学生相比有哪些不一样,又能得多少分呢?

2016年全国卷高考作文是根据如何提高语文学素养来出题的。题目中提到:对于中学生来说,语文学素养的培养有三个途径:课堂有效阅读、课外大量阅读、社会实践。笔者对这样的题目很感兴趣,在多年的阅读和写作生涯影响下,语文学早已不是我在中学阶段所认识的一门学习科目,必须上升为母语对人生的影响。

一个生命最初的哭啼,其实是一种语言。那是这个生命,对世界的第一声喃喃。

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上,这些最初的文字,艰难地记载着我们祖先的生活。真得感谢传说中叫仓颉的那个人,黄帝的史官,他看到用结绳、刀子在木竹上刻一些符号作为记事,心里实在是着急,于是他根据山脉河流走向、野兽足迹、风吹树叶的舞蹈,创造出了最早的文字,无上光荣地成为了我们母语的始祖。

打开民国老课本,最让我们心动的,还是语文学,它被邓康延先生称为“最美国书”。当年那些老课本,很多是胡适、蔡元培、陶行知等亲自编写的,他们都是民国年代上空耀眼的“文曲星”。而

我们对母语的热爱

□ 李小米

今再重读百年前的老课本,还能感受到先生们在课本中留下的体温与呼吸。这些竖排繁体的国文课本,文字洋溢着质朴、自然、善良,符合天性、人性,课本中关于自然、动物、大地四季栩栩如生的描述,关于民族美好传统的“仁义礼智信”修身,都像清溪般流淌山泉般涌动,浸润温暖着那个年代学子们的心。所以在民国年代,涌现了那么多的文学、哲学、国学大师,我想与那个年代国文老课本对学生们最初的哺育息息相关。

作为上世纪60年代生人,我中学时代就开启了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大家们的广泛阅读。是阅读,让我对人类历史充满了梦幻般的想象,也让我对人世有了深刻认知,对大地万物升腾起悲悯之心。所以一个我敬重的先生这样说,学习语文,其实是在慢慢地培养一颗心,培养一颗血肉做成的心。

我们对母语的热爱,在少年时代的语文课上搭建起来,到了中学时代,成熟起来。那些课本上的学习,好比一天之中的正餐,但璀璨的母语星空,更呼唤我们通过课外的大量阅读,强壮我们们的体魄,滋养我们的心灵。

我所在的城市重庆,有一个作家叫曾维惠。这个当年打着火把赤脚翻越大山求学的乡下女娃,有天她跟我聊起过,她一直很喜爱语文课,尤其是中学时代的庞大阅读量,充满了她青春期,建立起文学精神脉络的发育史。中学时代,曾维惠就开始写作投稿,后来她做了语文老师,这些

年来创作出了10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,大陆和台湾地区等多家出版社接连给她出版了70多本书籍,深受读者喜欢。曾维惠还告诉我,正是中学时代的阅读与积累,让她萌发了作家梦,她感谢中学时代的课外阅读,让她独立地思考人生。

语文课,就是对我们母语的学习与温故。我理解的语文课,也是灵魂课。这堂课更需要我们享受阅读的生活,通过阅读,让自己微小的人生变得谦卑,最后又通过阅读的哺育,让卑微的人生还原到博大。所以对一个中学生来说,课外的丰富阅读,成全了精神上浩瀚的故乡,无形中树立起了自己的人生坐标。

还记得去年上映的电影《山河故人》,影片中那位到澳大利亚陪读的父亲,与青春期叛逆的儿子有了深深隔膜。其中父子之间最大的隔膜,就是语言的陌生,留学的儿子,已彻底不会说、写汉语了。于是父子之间的交流,只有通过父亲纸与笔写出的汉字、儿子电脑上敲打出来的英文,让请来的女翻译做父子之间最缓慢的沟通。影片中,那片隔在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浩瀚太平洋,就像一个横跨在父子之间宏大无边的心灵黑洞,这就是失去母语的痛楚。



又是一年麦杏黄

□ 远芳

直地刺向天空,张牙舞爪,一点都不像稻子,一旦成熟,就谦逊地弯着腰垂着脑袋,待人宰割。

在我小的时候,20世纪90年代,麦子还要用镰刀割。麦收之前,家里的老人就用磨石把镰刀磨得锋利无比,闪闪发光。看好天气预报,一家老小齐上阵,能干的青壮年把两垄麦田,老的小的把一垄,全都弯着腰撅着屁股,快速地在金黄色的麦田里移动。一只手揽住麦子,一只手拿镰刀,刷刷的齐根打断麦秆,整齐地摆在身后。火红的日头当头悬,大大的汗珠子砸土里就消失不见。空气纹丝不动,没有一丁点儿风,身上被麦芒扎得火烧火燎的疼,嗓子干得要冒烟儿。地头上暖瓶,大大的茶缸子里冷着茶叶水,谁渴了,就过去端起来,吹吹浮在上面的茶叶梗,咕咚咕咚灌满肚子,然后把茶缸加满水,继续晾着,待后面的人来喝,转身继续挥舞着镰刀投入战斗。

麦场是早就压平的,趁着上一场雨湿透了土,拖着石磙一圈一圈地走,大圈,小圈,一圈又一圈,直到把场地压平整。脱粒机是大件,稀缺物,一个乡里买得起的也不过几台,往往是人休息,机器不休,白天夜里都在轰轰响。轮到一个村庄之后,再一家一户地排队。脱粒机按时收费,往往是两三户合作打麦子,有人负责把麦捆拆成缕,有人负责往机器里塞麦秸,有人负责接麦粒,有人负责把碎了的麦秸往后挑,堆成垛。

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家打麦子,已经是后半夜两三点,被妈妈叫醒,迷迷糊糊地穿衣去场里。场里灯火通明,扯着电线,挂着灯,我的任务是拿两个簸箕接麦粒,这个接满了换上另一个,然后赶紧端着接满麦粒的簸箕把麦粒倒成一堆。脱粒机喷出来的麦糠打在脸上生疼,我戴着斗笠仍然是满脸的麦糠和灰土,不停地走,麦粒越堆越高,脸上越来越刺痒,东边的天空开始发白。当脱粒机终于停止轰鸣,大家都累得

人仰马翻。我就躺在脱粒机刚吐出来的麦秸上,经过脱粒机“消化”过的麦秸失了锋芒,变得松软,有一股清香的麦草味道,清晨的空气微凉,草地里有虫子鸣叫,大人们都回家去了,只有我躺在那里,等着天完全亮了起来,红彤彤的日头升起来,手扶车突突响,烟囱里冒出了白烟,村庄又热闹了起来。那个记忆,永远鲜亮。

小时候,我看那些家里人多,闺女多,女婿多,到了农忙时节都来帮着干活的,浩浩荡荡一群人,红的衣绿的衫,一字在地里排开,长长的宽宽的一片麦地很快收完,高高的一堆麦子,很快打完,满心的羡慕。我那时候的理想就是,长大了一定要嫁得近一点,找一个高大的结实的能干的对象,回家帮父母收麦子。呵呵,多么朴素的理想。后来我却远走他乡,不能在每年的这个季节,看到家乡的麦浪滚滚,参与到热火朝天的麦收中去。而收麦子,也再不需要很多人,机器开进地里,所有麦秸吞进去,麦粒和碎掉的麦秸分别吐出来,到了地头,直接把麦粒卸到车斗子里,拉到路上晒干,就存到了粮站。我的理想也一变再变,不是最初模样。在新打过的麦秸垛上躺一躺,也成了奢望。麦秸都直接被粉碎在了地里,被一场一场雨沤烂,成了肥料滋养土地。

很想念那样的感觉,在地头掳一把麦子,两手搓一搓,把皮儿吹掉,青嫩的麦粒一把倒进嘴里嚼,麦浆的清香满嘴都是。

吃着杏子给家乡的老妈妈打电话,妈妈正站在地头,看着收割机收麦子,妈妈说,快过端午了,没事儿就回来。吃粽子,我给你煮鸡蛋,烙新麦子单饼,卷大葱土豆吃。我突然满嘴口水,不知道是酸的,还是馋的。



洋爸爸的亲子游

□ 王晓

吃,睡的睡,玩的玩,除了铃铛,其他三家的三个孩子都交给了姨娘,带他们在帐篷附近吃吃玩玩,不吵不闹就行。

铃铛呢,他爸爸乔治正带他来一场真正的郊游。遇到浅滩,乔治就叫儿子观察水势,寻找最浅、水流较缓的涉水点,乔治先探路,看是否可行。选择错了,不可行,就跟铃铛讲明原因。他们还在溪流中认识水花生,感受小鱼滑过脚面的惊喜,不时传来父子俩惊喜的欢呼。乔治还教铃铛识别水深及流速,哪里是最安全的落脚点,当宽三米左右的溪流被八岁的铃铛第一次独立涉水穿过时,铃铛兴奋地对我们这边大喊:胜利,胜利。姨娘看护着的几个孩子受不住诱惑也想去。但大姐不许女儿去,说衣服会弄脏;二姐不许儿子去,说他体质弱,一受凉就感冒,影响上学。我也拦住女儿不许去,我们一直淑女标准培养她,怎能这么野?

中午吃饭时,就听乔治和铃铛这对父子谈上午的见闻、感受,其他孩子好奇地提问,羡慕、神往的表情一览无余。按计划,下午还有一场爬山。我们原定是坐索道,去山顶吹吹风,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就下来。乔治和铃铛不坐索道,要爬山。女儿不听我的劝阻,坚持要和他们一起爬。我不放心,只有跟从。

我们跟着乔治走林间小道,认识了缠在树上的金银花,尝到了野蔷薇的嫩茎,孩子们知道了春天的滋味有点甜,还看见了蒲公英的

花,不是吹起来的蓬蓬哦。每到岔道口,乔治都让孩子们根据周围的环境,判断有无危险,能不能走。孩子们说完,乔治再把自己的经验加进去,来个综合分析,最后让孩子们选择。

不是每一段都那么顺利。在半山腰上有个山洞,铃铛要进去,我女儿害怕不敢进,乔治随身摸出一个便携式头灯,戴在我女儿头上,胆小的孩子立马受到鼓励,同意和铃铛哥哥一起进去看看。乔治告诉孩子一前一后走,铃铛手里抓一根棍子,挥掉蜘蛛网或者其他可能存在危害的东西,进行简单地自我防护。小兄妹探险回来后,因为惊险刺激,小脸红扑扑的。争着告诉我们,洞里有稻草,还有被褥,估计是守林人的临时居所。

当我们一路攀到山顶,其他大人都等得无聊了,缆车上去的两个大些的孩子,更是不耐烦,说春游没意思,闹着要回去。

不和女儿跟着乔治父子攀上山来,我也觉得春游那样。看了人家洋父子的郊游,我才意识到,在游玩中,父母依然是孩子最好的老师,你希望孩子对外界的一切感兴趣,首先你要感兴趣;你希望孩子勇敢坚强有探险精神,你自己要做出榜样。愿所有家长行动起来,来一场不盲目、让孩子发自心底喜欢、收获多多的亲子游。



郑板桥的长相

□ 王太生

历史名人的肖像里,隐含着后人的理解、评说,和他实际长相完全是两码事

我在不同的场合,见到郑板桥的两幅肖像。一幅是凸头、小眼、弯眉,瘦精精的郑板桥,一幅是穿长袍,身形微胖,髯须飘飘的郑板桥。

古代不具备成像技术,因此郑板桥的高低、胖瘦、气宇、相貌等,都是后人根据自己的想象和理解画的。

没有见过的那个人,画者可以依据自己的好恶来描绘他的长相。比如,画一介耕夫,眼角的鱼尾纹一定要有的,炎夏烈日下的耕作,白光刺眼,种地时不太可能戴一副墨镜,所以过了40岁的劳作人,眼窝是深陷的,常年的阳光刺射,需要经常蹙起眉和双眼,鱼尾纹早早在眼角堆积。而如果画一个老实人,嘴唇是厚的;画一个狡诈的人,眼珠如豆。

郑板桥有一副题联,“虚心竹有低头叶,傲骨梅无仰面花。”头既为首,是一个重要的动人部分。板桥有仰面向上的傲骨,低头见叶的谦虚。但他究竟长得啥样?我们无法知晓。他肯定不是一个胖子,喜欢吃糙米泡饭,喝瓦罐天水菊花茶的人,也胖不起来。

他的朋友金农,画过自画像,郑板桥没画过。金农自画像中,一老者身着布衣,持杖侧身而立,姿态笃定,浓密的长髯,细细的发辫,矍铄的双目,神情超然。“扬州八怪”中人,估计有相同或近似的气质。

一个让你非常崇拜和景仰的人,他的长相惹人猜想。

90岁高龄的画家高莽,谈到他为历史文化名人画像时,全凭历史上传



花园迷宫 张文魁摄

流年